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六

明 孫緒 撰

行狀墓表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先生馬公行狀
公諱中錫字天祿別號東田姓馬氏世為大都人曾祖
從周為雄縣歸義驛丞始占故城籍祖顯父處州知府
偉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胡氏妣姚氏俱贈淑人繼妣

朱氏封太淑人公生于正統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幼警
穎不羣三歲識字八歲能賦小詩時處州方為唐府長
史王多不法處州每諫不能為委曲語王怒處州械送
京師姚淑人以下皆下之獄公以幼免分巡劉僉事按
部適至公具牒投訴辭語清辯若成人劉憫泣迺詣王
曉譬怵以法王悟家得釋公依母走訟於朝事卒得白
年十六丁內艱服闋入邑庠為諸生成化甲午舉鄉試
第一登乙未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憲廟萬妃方擅

寵其弟萬二驕恣不法公疏其奸語過切直兩被杖於
午門幾殆某公主侵大名府民田上命公往覈田屬民
者悉給還之其家以危語嚇公公屹不動辛丑同考會
試號得人太監汪直梁方怙勢放恣朝野以目公陳其
不法十餘事直怒命邏卒日覘於門竟無可乘以故久
不得遷既考績遷雲南按察僉事舊例給事中滿九載
多授京秩四品或外藩三品公獨得遠方五品縉紳愕
然已而知其出於直噤莫敢問尋丁外艱服闋復除陝

西僉事督糧延綏分司舊有歲供銀三百餘兩名曰公用其實督糧者陰攘之公至革去土人形諸謠弘治己酉監鄉試所刊文字盡出公筆太宰三原王公讀試錄歎曰奇才奇才遂改提學尋陞副使公立條約謹章程士習丕變登魏科者相望壬子陞大理寺右少卿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蝟興大獄人兢兢不自保主事婁性發其姦上兩次遣官廉問俱為所中事經久不結朝議再遣廷臣人人有難色公方舉家罹重疾毅然請行既至

庭訊琮不事刑威惟以言誘致盡得其情抵琮於法大
司空才公時為刑部郎中歎曰古人訊獄不如也乙卯
陞左少卿上命閱實居庸紫荆倒馬諸關稱旨賜羊酒
寶鏹丙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巨鎮也鎮守以下
影射頗多公首革巡撫門下諸技藝百餘人還伍人皆
望風效慕間有不樂者畏公嚴正亦勉從之不數月尺
籍充實士樂用命連疏總兵馬某及丘監鎗孫叅將之
姦三人相繼去又以居庸關控制南北為往來襟喉出

者例於後府挂號入者或不給引加以榆林大同諸鎮門客貿遷餽遺往來雜沓恐姦宄混其中難以防範欲於巡撫衙門給符挂號如後府式庶間諜不得竊發賄賂難於交通上可其奏公去鎮即罷在鎮三年申嚴禁例杜絕請託凡糧芻工匠馬匹之利勢家夙所擅者悉奪歸之官已未二月北敵擾邊公督兵斬俘甚衆捷奏賜白金文幣三月以疾辭得如請宣人萬計具疏叩闕願留上亦惜其去顧詔旨已下特勅有司待病痊起用

里居七年足不及官府築西菴獨嘯亭抱甕亭半里橋
以自適親舊李懷慶翟鴻臚輩日夕與盡醉圖籍花卉
若將終身而在廷諸君子論薦不息自太宰以下給事
中張文許天錫御史劉淮費鎧知府施槃前後凡十有
三疏乙丑十二月今上命公巡撫遼東遼東屯田舊為
鎮守叅戎諸勢家所占者多至三五萬畝歲役卒收其
租屯田頃畝惟寄虛名而營伍播種纔得斥鹵淤沙近
邊之地又代勢家納賦遼人苦之公具疏於朝悉奪諸

所占而虛名無實者盡除其籍遼人相慶曰得公住三年則家給人足矣太監朱某開客店擅馬市專利自殖武弁轉相效尤各有錢戶魚戶識字頭目諸稱謂肆為侵漁公一裁以法且疏朱之姦抵其用事者黃某罪人大懾服正德丙寅六月陞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劉瑾方用事朱瀛者瑾之腹心以邊功當得官應預者數十百人實皆攘奪冒報瑾脅兵部為之論奏閫司馬亦既許之矣公曰如此則冗員日增邊疆解體正當據實

上請耳司馬有難色公不可奪卒如所論上事得已而
瑾之憾深矣十二月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未幾復
令致仕瑾怒猶未已故事沿邊糧芻每三歲遣官覈實
奏請事下戶部有缺乏則預處之且防侵盜實分司督
糧諸司及倉氏之責丁卯十月使遼者以聞瑾即矯上
命誣公巡撫重臣邊儲腐損溢常數自原籍繫至京下
錦衣獄臺閣諸老多為申解瑾怒愈甚必欲寘公死地
戊辰三月械送遼東獄責限賠償計其費當用銀數千

兩公自分無生還理訣親故而去遼人聞公來爭出迎
候擔囊輓車願代輸者盈路公曰此將益重吾辜固謝
之有司望風追迫公易田廬貸親故親故亦多憫公寃
相率出貲遼人憤無所泄適侍郎韓某覈屯田抵遼韓
瑾之鄉人因取公前所除屯田盡什一之以投瑾好遼
人益憤已巳三月某日廣寧卒數千人午夜荷介策馬
登城喧呼將為變韓窘不知所措使人告公公偕獄吏
往登城遙謂曰馬某在此諸人相顧自失曰奈我公何

遂引去瑾聞亦惡韓所為公禍得少解歲餘償完禡為
民庚午九月瑾誅上起公巡撫大同大同乘瑾擾之後
瘡痍殘破公多方撫綏抑貴幸育羸弱如宣府遼東時
宗室某邀去任馮同知奪其貲馮貧不能歸公廉得其
實疏諸朝上為罪宗室給還馮故貲宗室怒亦具疏誣
公上雅知公不之問威聲赫奕縉紳想望其風采焉值
山東寇亂劉六楊虎輩衆號五千殘破山東河北諸州
邑遠近騷然上命陞公右都御史授大將節鉞往督軍

務賜白金文幣公兼程遄征至河南彰德府與寇遇公帥其師衝其鋒寇敗夜遁追至河間泊頭鎮又敗之前後斬馘五百有餘捷奏降敕獎勵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已而寇遁入山中數月復還則其衆數萬我軍寡不能敵矣辛未七月圍棗強公調叅將宋振兵遮其前而自引兵躡其後蓋將以腹背攻之振素懼怯所部多近倖少年不識戰陣惴惴不敢前翌日棗強陷令以下死者近千人振既辱公命公懸孤軍止七百餘亦未敢深入

寇志益驕公素多術知進戰決無成功乃便服單車從數僕直抵寇壘諭以朝廷恩威曰若悔過自新則俱保首領寇感泣橫刀誓水示不復為惡連名投牒願丐餘命公上其事於朝制曰可然豺狼其性終難撫馴未幾復縱兵焚掠言者遂論公信賊愚誑以重民禍乃並總兵官惠安伯張公偉巡撫御史邊公肅蕭公紳俱徵下之獄廷議以寇日猖獗終非膏粱紈綺所能辦乃檄諸邊勁卒併力感之改命大臣往泣其事師衆之感此公

時殆將什伯諸將又素出邊陲累建戰功旬月之間事勢頓異公在獄聞之時疾已革歎曰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吾值其難人襲其易奈何且吾惜生靈供億欲不勞以成功而一敗至此豈非天哉在獄八月感疾而卒壬申五月二日也年六十
七配吳氏處士某之女大司空中之孫有賢行封孺人累贈淑人繼室林氏都督某之女封恭人贈淑人子男一人曰師言娶孫氏先吏部季女緒之妹也女三人適

庠生呂韶國子生戈霽義官裴佐俱吳出孫女二尚幼
公耿介孤峻一毫不以干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游宦
幾四十年寒素始終如一然巉巖太露勇於任事而不
遑恤其他平生問遺未嘗及權貴至其便利之區復力
為裁抑故動與物忤鄉鄰親識或事當屬公者矯枉常
過當曰如此庶不廢法以此所至多赫赫名而塾黨嗟
其少恩事繼母朱曲盡愛敬兄元喆蚤卒遇嫂氏撫兄
諸子有恩族人老而困窶者預為具棺斂諸所需月廩

其家至終身凡六七人孝友之譽屹為鄉評所重居家嚴整有法肅如官府儀歲時奉母為壽諸卑幼雜侍雖盡歡無敢言及他事者公於例當蔭子然須援例陳乞家人乘間為言公正色曰乞字豈宜出諸口竟日耿不樂酷嗜讀書始為諸生厭棄俗學日取六經百氏騷人才士之作及史牒治亂得失之迹諷詠而玩索之以求馳騁貫穿於古作者之域事或毛密隨機應酬手抄口誦不輟同舍生頗訝其迂亦有竊笑之公不顧提學閭

御史禹錫見其文極口稱歎公益自信其文縱橫闔闢
變幻百出迄無一凡近語荒裔絕徼勝衣總角之士皆
知誦習景慕謂列法從久矣公甫弱冠也既筮仕文益
橫逸奇崛尤工四六片言隻語往往膾炙人口詩蚤慕
許渾晚入劉長卿陸龜蒙間嗚呼士習猥陋則道術蔑
薄而施於政事卑簡不足觀衆方陋於學公無所沿襲
力以好古自任卓然名家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
興非耶使夙用公弭寇當有方不至若是酷烈不然用

之少遲得諸邊兵之力則容與笑談勛名可立致會厄
數奇漫無可藉欲徒手搏虎豹以逭咎而竟不免悲夫
歿後三日姜都憲洪有疏謂公招撫之計為是又數日
同繫者俱被釋公不及見矣公正色立朝廷威名播中外
德惠浹軍民文章聲譽在天下乃末路一蹶死非其所
固志士無窮之恨而公論之所同為扼腕也豈不痛哉
所著有入秦稿棘寺稿上谷稿廣丘稿遼西稿雲中稿
東征稿族譜甘陵志箋經寓言貽於世師言將以今年

六月某日與二淑人合葬城西先塋之次乃彙集公章
奏手稿俾緒狀其行緒於公為姻家且故人子也知公
頗悉敢昧荒陋掇拾梗概如右俟立言君子採擇謹狀

處士劉公墓表

景州河渠村遼州城西南七十里大姓劉氏世居之河
渠之南有村曰吳茅為景屬邑故城封域舊族齊氏家
焉兩村南北相望不數里劉公林齊公璉尤號二氏之
良二公以姻戚往來義氣相傾許久益固劉公沒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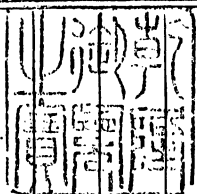
思之不置每談及往事輒反袂掩泣曰我非公無以為
生公非我亦無以為情緩急叩門昏夜寄跡未嘗不欣
然延納凡吾隨有獲怨有平聲譽光而蓄產侈受公之
賜為多夫施貴於知所需受貴於知所報公固知吾所
需墓木既拱音響盡滅其舊愛維繫於心而未酬涓埃
者吾何敢忘諸嘉靖乙酉六月距沒時餘十稔矣齊公
忽晨起命工伐石寘劉氏墓次來謁吾於沙溪之濱備
道生平過從惇篤諸情事縷縷未厭且曰欲乞一言少

報故人於地下又曰公無恙時吾時往省候未見其甚
異於人沒後追憶舊游如醉如夢感恩則有之所以惠
我者亦未見其獨厚於人至於今茲鬱無所伸患無所
濟蓋自某之汲汲於利也而後思公解衣推食之仁某
之落落於情也而後思公援手投足之義某之馳馳於
聲音顏色也而後思公擁篲倒屣之心夫闡述幽光葬
時事也區區寸衷不求盡於曩時而遷延至今罪誠不
可逭非敢固為是遲遲也比者忘其所以然以為人皆

然也今人皆不然公獨然始恨公之不可作而圖報之
懷愈不可制且人情近則思久則忘久而不忘者深之
也愈遲愈以見公之於我深矣而亦未為大失也今市
見縱橫利風煽熾倘公之義不終泯默善者勸不善者
改革民彝世教俱此攸繫豈但以慰吾之鄙私而已余
聞之悚然古稱燕趙多感慨士吾鄉固燕趙區而士固
燕趙士也髭髯受卵翼之愛既長或致反唇之譏沈屈
荷推轂之誠既顯或有下石之慘當其強盛時猶爾况

其人已死其迹已陳顧肯傷今懷昔永念不忘乎所謂
感慨悲歌者乃於阡壟焉見之今古果不相及邪抑詩
書禮樂之習不若稼穡耒耜之樸且誠也自小學教廢
士爭拾古人殘唾攫名祿於筆硯間道義身心漫不省
究學識愈博所以文奸欺世者愈巧而倥侗顛蒙苦心
勞力者秉彛或未盡斲無怪其出彼下矣弔劉公之墓
而徵諸齊公之心迹有不類泚而背汗者非夫也余既
重劉公之為人又嘉齊公高義乃綴述其語俾歸鑣諸

石以成其志并告來世劉公字大用有子二人曰琪璣
家世履歷之詳非謁言之本志可得而畧



沙溪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七

明 孫緒 撰

誌銘

處士黃公配毛孺人合葬墓誌銘

成化改元歲大侵河間尤甚瀕海諸屬邑死者橫道時
黃公廷器方載粟數艘行賈滄景潞郭間既抵靜海饑
病者夾岸呼聲震林木公瞿然曰安用吾粟為哉吾惜

吾粟是皆就死地矣乃盡發所載以給遠近挾囊治任
魚貫而進一時驩聲如雷咸以手加額指天日控訴翌
日粟盡徒手歸至今靜海故老猶喑喑談述不置朋儕
或笑其愚稍有識者乃謂有陰德當有陽報公聞之笑
曰二者皆過也吾固非愚者亦詎敢責報於天哉取慊
吾心焉耳嗚呼士而輕利常道也夫人可能也市而輕
利非常也古人之所難也今人不可能也公居今之市
為古人之所難為豈彼刀錐壟斷瑣瑣者所能識乎固

宜其笑之為愚也公卒時年纔四十有四百凡治生之具俱未就緒平生惟恃挾貲貿易以資俯仰既盡委於靜海先業止宅一區田一廛又荒穢不治雖終歲勤動曾不足供餽粥公沒經理無人宅與田日就廢門庭索然加以猾胥狡吏橫索無藝子堂與一女今適陳子文者俱在襁褓晨起爭呱呱求哺飼公之父聰及母某氏又老病呻吟牀簀尋醫市藥無虛日諸所需惟於公配毛孺人焉取足孺人德州左衛尺籍順之女賢淑多智

畧尤善持家秉節茹苦數年家漸饒裕舅姑沒葬祭皆如禮置塾延師堂或廢學輒撫之泣堂遂刻厲自立郡庭辟為從事應役甫數月棄去閉門養母暇日攜書載酒與賢士大夫遊園碁賦詩外一毫不與知孺人色喜曰是兒軒昂倜儻有乃父風格黃氏其昌乎里人嘗侵堂田勢橫甚堂白孺人將置諸理孺人泣曰是非而父志也而父生平未嘗與物競義聲耿耿至今而欲隕其聲邪堂悚然止里人聞之亦慚沮卒歸侵地堂娶李氏生

三子光國光遠光施皆知學問三女長適監生李思可
餘未行承顏聚首庭闈樂意融融然君子曰黃公為不
亡矣公諱玉廷器其字世家淮安山陽縣曾祖清甫任
山東青州府同知晚占樂安縣籍子仲亨與兄仲禮再
徙棗強縣樂故城鄭家口鎮當南北水陸通衢易治生
仲亨乃獨受廬不去因為故城人公之祖也公本黃姓
自青州冒母鄙袁氏公臨終謂孺人曰吾家冒他姓者
四世矣吾死子又幼恐久將汨亂不可復吾目且不瞑

語畢撫堂歔歔堂既成立聞諸母亟復以繼先志其在
棗强者袁姓自若也毛孺人卒于嘉靖己丑正月二十
八日年八十三距公沒四十餘禩而門楣閱禮文儀
節與夫恤貧困贍姻族比公時殆相倍蓰遠近稱婦德
母儀翕然歸孺人無間言今年仲冬十日堂將啓公藏
合葬孺人於鎮南衛河之原之新阡奉太學生馬君嘉
貞狀來乞銘夫悅親不必於富厚要於養志顯揚不必
於勢位要於賢公與孺人可無憾矣銘曰

靜海城頭鬼夜悲城邊肝腦飛饑鳴死者枕籍知為誰
繼者將恐無窮期嗟哉黃公匪夷思麥舟之後今見之
有妻貞淑有子奇諸孫階砌叢瓊枝青州遺澤故無恙
天道終有還公時

亡友陝西按察司僉事楊君師文墓誌銘

嘉靖庚寅吾邑疫大作師文所居獐鹿北村尤甚師文
家乃無一人免者師文獨無恙顧周旋調養於羣衆疾
苦間幾兩月世傳疫能染人余私憂之亟舉以告且勸

之避師文曰古稱庾袞歲寒知松柏之後凋謂其不惑於疫癘相染之說也吾顧不能如一庾袞哉卒不避未幾遘疾再踰旬再愈再作七月二日竟不起夫村之人與師文家之人病者幾數十彼皆不死而師文獨死其偶然邪命邪天有意於摧吉人邪疫氣之染少者或可支老遂不可勝邪自師文之死村人無復有是疾者然則沴戾流行獨師文為當死邪皆不可知也余與師文莫逆餘四十年間嘗評其為人斲雕為樸韜明於晦平

易盡相與之情堅忍待萬事之變履之以素敦之以誠
然至義激於中則勇往直前不可禦往歲余忤巨璫繫
御史臺獄罪且不測平生交遊所望以季心劇孟者俱
謝去師文與今李方伯公遇日夜謁省臺白余無辜讐
家嚇之以言且將訟於朝師文與公遇謀曰假令以此
逐吾輩去亦所甘心況未必爾乎公遇謙冲溫潤略與
師文同而勇於義亦若此乃知矜持虛喝剛壯於頄者
緩急非所濟而深沈醞藉言若不能出諸口者多烈丈

夫也師文諱時周字師文姓楊氏學者稱北村先生其先潞之屯留人永樂初曾祖某祖某奉例徙故城父恩仕為鳳翔批驗大使棄官歸以師文貴封監察御史既沒附祀鄉社母馮氏封孺人始吾與同志十五人共講學於李聘之書舍師文每薄暮歸秉燭深思少有扞格夜抵吾廬究詰往返必窮閭奧乃驩然去如此者月六七一夕中夜風雪大作叩門甚急余意其有不測延入詢之曰吾思參伍以變未得耳余為析其說已復冒雪

去顧余曰此事人以為迂惟我與子自信其非迂耳故
在諸友中造詣獨深舉弘治甲子鄉薦正德戊辰第進
士授行人行人三二年間例擢臺諫每奉使於外有司
輒以臺察之禮候之師文嘗使陝西又嘗犒師轅門所
至或候迎太過輒麾去曰何相待之淺也時禁例方嚴
銜命者不得便道過家師文以兄瀛疾亟冒禁歸省則
兄已沒二日終身以為恨遷廣東道監察御史敝衣羸
馬雅雅魚魚望之知其有所養巡嵯河東繩貴勢剔姦

蠹完逋負理冤抑則平日以峻刻察慧自許者所不敢承也代歸過屯留款洽竟日屯留故老爭談其悃悞無華恩義兼至或以為非御史體師文聞之笑曰御史之體止於言動衣冠已乎吾將求狐鼠於城社而殛之瑣瑣者非吾事也君子曰彼所養者深斯真御史矣然猶未信也既而都御史黃某憑依同鄉當國者之勢可以生殺予奪人尚書王某結錢寧為應援籠絡臺諫為黨與勢尤橫師文盡發其奸始悟前所云云蓋指斯人也

未幾黃遂去王猶蟠據數年自是劾者相望而興師文
實先倡之寧庶人將為變先嚴刑以駭衆心江西諸司
屏息憲使胡世寧獨與撐拒庶人怒据撫世寧罪疏諸
朝必欲寘之死事下都察院彭都憲濟物以師文雅負
重望屬之理師文力為別白世寧卒從末減一時聲譽
勃勃起四方想望其風采焉故事諸御史輪次論列雁
行魚貫罔敢侵越武宗將北狩道路洶洶斷鞮引裾之
舉次當屬之他御史他御史率持猶豫師文屢從史之

乃愀然曰死自吾分但筆力凡弱不足動宸聽耳師文
援筆立成疏稿授之曰當附吾名於君後禍福共之疏
入席藁待罪累旬竟留中不出尋陞按察僉事御史資
望深者咸授京秩或外臺四品師文獨得五品且督糧
邊徼才數月勒令致仕輿論稱屈人謂出於王用以復
怨師文不問也歸田後日養封君孺人於雙壽堂教育
兄子碩類如所生暇日從一僮攜詩囊棋局訪親舊於
村墟林麓間看雲聽歌累日不返留余別墅尤多善於

誨人勤懇不倦邑庠士大半出門下使陝西時慶陽楊都憲子朝鳳附鳳寧夏士李綸輩皆從之遊朝鳳登進士今為布政使叅議所著諸史考易說四書說北村集藏於家生成化壬辰十月二十五日得壽五十有九娶張氏封孺人先卒子男三頌太學生娶曲氏頌聘馬監生師言女頌聘余弟監生繼女俱幼女四散官韓拱立庠生顏命德李炯余幼子若樗其壻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張孺人之兆頌來乞銘憶前歲戊子余往謁封君

既又謁馮孺人二老冠服輝映痛念先公先母不可復覲未數月余乃誌馮孺人墓又數月誌封君墓誌張孺人墓今又誌師文墓矣歲甫再周變故遽爾陳迹舊遊恍若旬日余何以為情銘曰

士有利器寧韜於劍彼剗其衷乃淬而礪事有大義宜勇於寄彼矯其強或望而避朝之言恂恂夕之行溫溫忽奮而往一髮千鈞匪鬱匪伸汪濊莫垠余將求之古之人吁嗟乎師文

西莊先生周公墓誌銘

嘉靖癸卯春西莊周公年七十四晨起偶跌遂得劇疾
顧其子尚志曰我死必買石誌墓吾友柏村教太守應
魁知我獨深託之狀吾行謁能言者以銘諸後名固非
吾所急要令後世知有我耳三月六日竟卒以今年甲
辰二月十五日葬里中先墓尚志走故城徵銘于余且
述治命按狀公諱冕字時制別號西莊世為山西蔚州
人曾祖清避地吳橋平原里因占籍不去為吳橋人久

之族碩且繁至以姓名莊為周家莊祖政勤農業善知
人識故都御史張公於布衣中妻之以女非力不食非
大故不及城市有古隱逸風父裕字大量仕為縣陰陽
學訓術配賈氏先卒繼季氏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一日
生公生有異質廣額濶輔白皙如玉望而知為福人然
豪俠伉爽不拘小節訓術屢以為憂都憲時往慰之曰
快犢破轅駿足跡弛無過慮亦時呼公前諭以郭解李
陽輩為世大傑公瞿然愧悔訓術沒公獨與母居乃輸

粟為義官懲創自厲曰不敢辱吾冠裳也政務有難集者部使符檄有難濟者輒以試公孜孜渠渠隨手立辦人咸謂公為衣冠羈紲故不敢縱公聞之笑曰何待吾之淺也前言特戲耳念先人慮不肖隕墜隱憂以沒終天之恨萬死莫贖冀他日藉此少慰先靈於地下君子曰是不但為今之名士將無愧古之孝子矣配牟氏賢而無子乃亟為公聘李氏鞠氏胡氏為側室公遂屏迹官府日與田父野老攜壺杖竹徜徉林壑間歲時伏臘呼

宗族諸卑幼自通渭知縣尚文寧海州判詩庠士尚勤
以下數十人暢飲談玄賦詩窮日為樂未售者激厲教
誨時給以膏火楮墨之資人爭感激思奮拯寒饑助婚
喪活輟枯蘇道暍皇皇如不及惡少或肆欺凌恬然不
與較且無芥蒂於胸次明日來有所需應之如初
古稱有容德乃大如劉寬妻師德諸君子指不勝屈然
本其資性寬裕能容受而消融之公則剛猛尚氣不欲
挫一毫而侵奪橫加坦如裕如正所謂剛過而中高明

柔克者乃知周處折節王述忍辱非誣也景州庠士曰
周文中與公同名入太學卒貧甚公素未與識徒以其
同姓名也惻然憐之畀以資使其子學詩畢葬事既葬
又畀以資使其子學禮畢姻事鞠氏有孤姪女胡氏有
隨嫁幼女公撫育以恩擇配而嫁鄉鄰至今喈喈子三
人長即尚志領嘉靖辛卯鄉薦娶張氏次尚忠登乙未
進士官國子助教娶王氏李所出次尚恩國子生娶何
氏鞠所出孫男五統娶王氏紘聘某氏絃聘王氏綜聘

張氏孫女六曾孫男三澤流浹余與公同鄉然未獲識
公夷考公之行誼於親為孝子足首百行於鄉為長者
足厲頽俗於財利為仁人足挽貪風於改行革心為志
士為勇夫足消戾氣大有功於世教烏可以不銘正不
在識與不識也銘曰

漳湄東望懷彼良士其良伊何融融几几名孚鄭鄉德
薰晉鄙落落盆盎見此壘洗於稽其初古俠士比不遠
而復未蹶而止天實成之將使淑世場有稼禾室有玄

史衆躍於途吾責於趾有德及人豈必曰仕彼高者墉
或愧青紫子衆而賢是曰不死

登仕佐郎河南汝州吏目顏君墓誌銘

洪武永樂間山東有豪士曰顏公子寬性疎宕喜遊歷
足跡將遍於齊魯燕趙之區蓋嘗自鄒而禹城自禹而
故城晚歲倦遊撫獐鹿北村林木曰吾終老是鄉矣遂
為故城人子寬生福智福智生壽官公諱誠字孟實君
之父也母馬氏以成化壬寅五月一日生君年十二遊

邑庠瑰奇為師友愛重既長氣益豪若不堪於端行拱立繩檢尺寸者乃棄去以入貲得官汝州吏目而奔趨簿領尤所不堪乃又棄去夫道遠俗敝天下無肥遁之士蓋有因緣於未仕之初者矣未有止卻於既仕之際者也空谷足音驟聞咸驚而疑得謝後日咿嚶書堆中心有所懷輒治具招朋舊論文對奕為樂亦時命駕朋舊家而余與故楊侍御師文今李方伯公遇馬監生嘉貞李巡宰思齊恒窮日夜連晦朔不厭余門人劉知縣

善本尤號知己今人所不能者即如人之能所欲者即惡人不與之同欲君所欲在退能不惡進者京師諸達人歲時遣使候問報章謝劄無虛月奕不甚精歌曲亦不甚解能不妬精者解者與人奕屢負無恙聽人歌興發亦自歌前賡後和河懸瀑注聽之若驚受之若合故孚孿誠感情人人同然疾惡太嚴市人僧子終歲不敢睨其藩家故饒年來愈盛子成立悉以付之曰此後勿關吾即有變亦勿告徒亂吾志無益也吾知養吾父悅

吾兄耳母早沒壽官公年高君侍卧起者數年兄太學生璽嘗被誣訟久不白君走訴省臺求援諸交遊乃得理貲費皆出君兄不知也兄尋得癯疾君命醫市藥皇皇然暨沒恐傷壽官公心言動如故而神志內傷一時賢聲充滿衢巷余嘗見人貧無積即無係戀故於利易疎稍有積把玩愛護甘為守閹者什九盛年氣壯義激於衷或能勉強至氣衰景逼萬事無所與惟知有利親故皆秦越惟知有子孫蠅蚋腥酸蠹蝕絡緯等物議於

蛙蟬以人文為疣贅竟不肯捐一毫而虎踞利區蝨緣
高木亦不容人得一毫甚者父子兄弟耨鋤箕箒之競
紛紛剖析於廣坐自謂當然視君毅然脫屣洒然夢覺
融然幻化標柱山嶽之上越帙風霆之外真赤鷄之於
搏鵬也若夫佐婚喪援溝壑恩懷僮僕義化強橫固皆人
所難在君特餘事耳嘉靖丙午三月八日卒壽六十五
君諱佩字鳴玉別號東原配楊氏蚤卒無子繼靳氏側
室李氏子四人命德娶師文女介德娶嘉貞女皆太學

生全德娶公遇女邑庠生俞德娶高某女鴻臚寺序班
女八人其二適余從子太學生若金若巖一適余甥庠
生李炫其五人則崔三重蘇泛王思明李賓張時宦其
壻也孫男一孫女二俱幼將以十一月初七日葬西郊
新阡命德持戈水部九章狀來謁銘余知君既深命德
又余門牆士安得不銘銘曰

仕不期於必遂要於適意行不期於獨異要於無愧肯
堂令子吹簫友弟朋過高軒士來問字半武不出而名

重京畿一耒是安而腹如經笥嗟哉東原胡畀胡棄西
郊之封有渠有塘鳳舞有竹龍偃有松雲藏霧幕啼鳥
哀蛩惟斯人不復見兮起天末之悲風

山西界河口巡檢李君思齊墓誌銘

嘉靖丁未春余臥病村墟林深地僻累月無過客六月
十一日忽思齊來問訊余心甚喜相與歌曲觴詠於卷
帙鉛槧間竊窺其飲食步履與少壯者不異風度神采
英英然倚屏執書繙閱終日不倦留數日去瀕去意眷

眷不忍別曰兄他日當思我七月四日得報曰思齊昨夜死矣嗚呼孰知此來乃與余訣而此語遂成讖邪其偶然邪其預有知邪悲夫思齊諱榛字思齊別號西原姓李氏世河間獻縣人洪武初諱容福者避地南來為故城人容福生成甫成甫生友直友直生惠有隱德鄉里推重奉詔薦為壽官娶劉氏以成化戊戌四月十三日生思齊於里第幼白皙花顏肉映眉目如畫長益魁梧豐厚習舉子業不成乃應辟為府從事得官階登仕

佐郎仕為內府廣盈庫大使齷齪役役日與貂璫共事
無所表見恒不樂年餘改山西興縣界河口巡檢益不
樂屢乞休於部使不得請拂衣徑歸部使者賢之遣人
追畀檄文中多假借語思齊倜儻尚義於天倫尤篤視
聲利則淡然漠然甫入選籍悉以田廬付諸兄自改築
於舊居百武外闢圃蒔花藥浚渠鑿井柴門莎徑日延
客共樂嘗語人曰吾性愛幽僻惡喧雜故宅此郊垌然
未忍遠吾兄故去家甚近又不忍貧吾兄故不取片石

寸土空囊徒手工役頗鉅恒恐不得亟就緒畢吾志以
慰諸兄今幸苟完矣曳杖林臯望雲濲次亦恒以之自
慶不猶愈於淺隘門巷偏側猥雜於兒女子啾唧號呼
間乎前之所予者未必多於今之所取也歸田後躬率
僮僕耕獲菑畬二十年來雖日裕以施予揮斥竟無餘
貲酷嗜讀書屢從予借史記兩漢書資治通鑑三國志
文選續綱目凡數十種余嘉其老不廢學一一應之思
齊揖謝余曰古稱還書一癡吾終不返璧矣余笑曰君

審能不負斯書鄴侯萬軸惠施五車當悉輦以贈此數
冊奚以謝為無大故未嘗旬日不見既見終日對坐要
不作世俗語籀文奇字僻事險韻及疑難未省扞格未
融者任意叩問河懸瀑注風生雲變余應對不暇遇余
不知者思齊大噱曰兄亦有不知耶余不覺有慙色故
每當會晤輒預搜檢涉獵以備酬答如待勅敵如對畏
友因之熟舊知富新聞所得為多同志諸君子嘗評思
齊之為人曰古人不可作矣擬於今人蓋溫潤如方川

李公從調笑醞藉如關西王敬夫明爽俊快閒閒棣棣如
姚江孫直卿雖詞華學識瞠乎不能及然慷慨激發侃
侃無所回曲則三君子亦覺微歎聞者弗以為過許娶
孫氏先吏部第五女子男五人晁鴻臚寺序班炫燮炯
燮俱邑庠生盧氏顏氏劉氏楊氏戴氏其婦也女五人
長適胡計美先卒次適郭大純胡繼雍庠生孫倫訓科
楊礪孫男六人孫女十人將以十月二十五日葬先塋
之兆晁炫來乞銘嗚呼良友云亡踽涼無侶余尚忍銘

吾思齊也乎思齊年登七袞生計充饒富而壽矣平生
無沈疴無大咎康寧好德矣談笑易簣翛然羽化箕疇
五福於是咸在他日遭際顯揚龍章鸞誥尚種種於五
福之外以是慰思齊於幽局并以自慰漆園蝶夢化彼
幻軀豫章鷗盟不堪回首奈何銘曰

道若大路惟行與止不以尼行不以使苟有用我卑
官何恥不我以需我安用仕舊第甫田諸兄料理惟兄
克承敢曰失是廬廬郊原森森孫子赫赫朝簪溶溶泮

水於趾於耜亦玄亦史繪堂書樓短檠素几千古胸蟠
層層磊磊在古有訓朝聞夕死思齊生死可以一視配
命多福無咎離祉遙知慶澤方來未已我作銘詩以俟
百世混混其源湜湜其汜

沙溪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八

明 孫緒 撰

祭文

祭東田馬公文

蘇黃既沒斯文日卑學無定見士無全師惟公力學挾
以英姿世逐哇咬公志鐘彛作為文章陳言既麾金石
其聲蘭蕙其萎斂則莊重變則滑稽或砥而途或亂而

蹊隨所意欲俱稱作者俯視籍湜希蹤班馬文士效之
爭入陶冶行獨思深和者益寡人得片言撫玩如寶風
雨重陽池塘春草飛步賢科策勛諫稿謠逐兒童名喧
輿皂入佐司馬出撫邊陲緩帶諭兵橫槊賦詩聲色安
閒經濟瑰奇東遼畏薛西夏歌琦人亦有言文事武備
宿學如公勲名固易塵蔽斗文功虧覆簣天實為之又
將誰懟天下之事有拙有工維工與拙當要其終謀畫
伊初期以全功方張而弛聖者亦窮事幾之來駛如星

火通變則成偏持則墮或正或奇豈不在我不費而獲
烏乎不可成墮相去間不容髮維公之心晴空秋月韓
諭鎮州郭撫回紇其志則同其終秦越嗚呼哀哉三書
乞哀下獄竟死謗言橫加明珠意以盛名難居高才多
毀千載寥寥真非真是城西有墟維公故居泉夜茫茫
雲霧霏霏漳水揚波園葵有輝思公不見孰知我悲

鄉致政祭東田墓文

嗚呼人心有不泯之是非物理有相倚之乘除故君子

有所見而不怨清議有所據而不虛昔公之生存人見文章德業鏗錫炳煥姑而忌者固未肯盡以為是今公既沒不但讀公文者心醉而聞風者亦齋咨而涕洟是盖至情鬱於積憤而實懿德好於秉彝假令公當日尊榮安富不罹讒謗則人心無歉未必輿情若此之同歸一時之晦將以耀百世之光輝前日之斐姜正以甚今日之瑰奇也天下之壽且遠者莫過於文譽而千年為近天下之尊且貴者莫過於文業而三公為卑然則施

弗究於挾負功幾成而覆敗公直可付之冥漠而云云
者奚啻於蟲聲鳥韻之嚶伊某等愧新學之廢荒負舊
日之恩私述公之心迹歷履枯腸雖已屢竭而今從諸
公之後抑安忍遂昧昧以無辭跼而酹奠公其鑒之

祭邑侯王治齋文

嗚呼治齋已矣憶捧除書來自玉京余往謁之程蓋韓
荆促膝而談筵撞巨鐘治齋於時奕奕豪英視篆未幾
羽檄交并曰楚氛惡曰敵馬腥以扞以衛築鑿登登治

齋於時赴赴干城役若子來功若神營身殉國是疾雷
迅霆彼趨避者陰笑陽驚治齋於時濯濯厥靈詎料一
疾倏爾泉扃孤舟旅魄萬里銘旌漢江悠悠蜀山青青
梧竹悲吟猿鶴哀鳴漫漫長夜漠漠新塋淒淒風雨杳
杳音容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死難於名治齋名德天清
日明徵於惠澤途路哀聲徵於勛績樓櫓高墉政教旁
達四民載寧威令遠懾羣兇歸耕士有清議里有鄉評
曰惟治齋無負編氓少留數月百廢俱興雲迷遠途風

折修翎吾民數奇何怨何憎宦業若此足蹶厥生豈必
大位乃為尊崇豈必久仕乃為化成若有人兮久擅光
榮隼高而據鼠厲而貞鸞坡倚席鳳池橫經虱禪役役
蟲飛薨薨事勢忽異海竭山崩方之治齋孰虧孰盈先
民有言明德惟馨敢布狂斐以慰幽冥嗚呼哀哉

沙溪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九

明 孫緒 撰

賦

凝神賦壽韓南園明府

南園韓先生今年登八袞矣諸鄉友謀舉慶典相與問
言于緒憶先生家食時每過先子之廬竊窺其豪邁磊
落非時務瑣瑣者所能羈謂布衣之士當爾也既令招

遠愈疎宕橫逸滑稽戲謔終日不可窮猶以為亨衢順境然耳得謝後尊酒絃歌日徜徉嘯傲於春園秋水之間氣象胸次與昔略不少異始知其稟於天者無跼蹐狹小之病非有所慕向而為之也夫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以無傷冲和之氣故得壽若此非邪作凝神賦以見意其辭曰

世有先生簪投東海趾賁南園眉宇既佶杖屨聿尊芸香有子蘭茁其孫向平無婚嫁之累陶令多車馬之喧

旅核載列佳賓日園帷袂颺而成雲絲簧鳴而沸天先生左据吳娃右擁越姬今日高陽明日習池羽翮既老以彌勁調謔曲中而多奇觥兕交錯無倦色應酬終日無厖辭檜柏與姿山澤同癯昂昂青田之鶴泛泛滄江之鳧玉山欲頽迴風之偃修竹青瞳炯射寒蟾之映冰壺客有造者曰吾聞之壽得於初成於靜惟閔伏之貞常斯期頤之可幸今子年登八袞身役羣聽肥腴醇酎燎其衷驪囀盤辟撓其定撞撼不利於桑榆釀郁慮汨於

水鏡拊吾心而竊疑請伸喙以聞命子昔官蓬萊之濱
豈不見仙靈之居雲霞為餐楮櫟為裾木石為侶泉風
為響彼豈惡聲華愛虛無樂冲澹忘膏腴蓋將慕翛翛
之天衢固當避偏側之塵區矧欲不可以多縱志不可
以久逾此不易之至理庶吾子其更途先生曰吁子知
事之於形不知神之於情凡人之情欲有所寄苟飽食
而無用將多欲以為累故懿公好鶴屈子嗜芰阮籍猖
狂劉伶酣醉雖各殊其情悰要同歸於維係易載艮止

詩詠塞淵先民有靜安之訓南華著逍遙之篇豈欲如
木之槁如灰不然蓋機械去而天真合形骸放則靈根
堅色象是胼泓澄是潛寄興於偏寧喻其全光與衆和
神以一玄此古昔所以垂訓喬鏗所以修年彼簡出奧
居杜門却軌輕軒永稅冠裳盡毀衽簣肢體堂階步履
天日莫窺於容儀里閤不通其姓氏名成大隱迹類高
士然而朝覲乞墦暮心媚竈望終南之捷徑投宮中之
玩好得喪日縈幽鬱恒蹈甚者王戎布籌和嶠嬰癖萬

錢一食而未厭千金屢散而復積叢憂既并熱中可炙
震於鄰而先驚任過力而多躓若此者為勞邪佚邪徒
使方士獻巧醫工補闕奇術駐顏大藥換骨屈伸偃仰
噓嗒嗟咄惜濺沫於涓細戒時晷於絲髮立言近似於
根據奏功終成於恍惚且壽於天為遺於德為符於世
為典型為文獻於人為福先為慶孚觀黃流於玉瓚豈
彼嚶鳴渙浚猥陋瑣屑者可得而誣今吾靜以動制白
以黑守執名御實名名者未名即有印無有有者未有

碧潭雲物青銅妍醜馬醫夏畦虎賁傭走老宿吾師彊
慙吾友英英為銛坦坦為厚嘒嘒為敷默默為受猖狂
乖戾和風醴酒號怒詬罵金鉤玉叩幻緣外浮谷神獨
偶春馥秋葩歡悰噓口吾方抔泰華杯潏溟瞬息運會
蚊蝓雷霆憶廣成拉彌明駕虬鯤駮鼃鯨登瑤闕朝玉京
振衣崑崙張樂洞庭跂太空之遼邈了不辨非有之與
無生是乃白雲之壽鄉清世之仙瀛夫宇宙為籠塵霧
為網毀譽愛憎紛紜鞅掌將畢世以莫殫苦何求而受

想惟志中於聖賢庶神凝於象罔繹子言以沂吾言竟
孰拘而孰廣客於是慙然沮恍然悟振衣下堂失其故
步

莎汀賦

古蓀戈君宇清愛漳水之勝自號曰莎汀主人甘陵孫
緒為之賦曰

泳淇水之泌流見漳河之奔放掠滄景以東下渺天津
之在望越瞬息其千里鼓洪波而欲漲迅舟檣之紛紜

類萍踪之蕩漾忽一塊以橫亘立孤標於衝浪逝水岐
而安流奔濤洄而拱向驚者殺勢狂者止蕩邊城絕徼
抗一旅之師砥柱中流屹百川之障如盎之承如原之
平綠漪映而可愛青莎縟而易生過客徙倚以忘去主
人謙洽而有情蔚乎經世之文含而內蘊儼若淵泉之
性湛以中明瓠剗而航木橫而蹈日來百迴興出獨到
以詠以觴載色載笑哇鳴鼓吹稊稗至道晚橋識拄杖
之聲嘉賓詠蒸然之罩澧有蘭而沅有芷未忘公子之

思朝采蔬而暮采魚雅稱散人之號林邊雨後記春種之薛能水北原南幕間行之賈島草一也莎獨可依土一也汀獨可重蓋莎之叢生近於仁而汀之獨立近於勇激之不鳴撞之不洶水流而意自閒澤虛而氣不壅鎮重之士不逐於疾驅雋永之才不困於紛冗念績學之弦韋定名義以愆憑彼累榭崇臺名園異沼境地夔絕林木深窅工疑鬼輸景出天巧嘉賓供具以來游騷人載筆而幽討萬卉秀而爭妍累世玩以為寶情一動

於豪右勢不容以永葆睥睨之涎方垂施奪之謀愈狡
一失足於坎穽紛下石於幽眇家罹褫籍身膺席藁李
崧之別業盡取於人張祐之荒田責征未了故入雲之
甲第未易以擅而環堵之衡茅終焉可保然則蓄十朋
之大貝曾不若半汀之芳草得於我而非貪格於人而
非嗇智不來謀力不來逼商不往售農不往植撫枝蔓
之滋榮窺化工之莫息芟萋斐之文章懲貝錦於讒賊
閒門要地細檢東風到世情孤鶩落霞遠望長天與同

色夫言有淺而致不可窮迹有粗而奧不可測洛陽數
畝候天下之盛哀蘭亭一觴齊生死於今昔事匪希踪
情深自得誠寄興於一笑即神遊於八極亂曰莎之蓁
蓁兮可席可裊莎之困困兮可樵可薪刈而蓁兮可以
秣吾駒以盪吾趨束而芻兮可以緝吾廬以奠吾居安
能置生計之種種而捕夢幻之蘧蘧若乃踏莎有行秋
水有述被髮狂吟天幕地席言論張皇形迹詭譎蹈海
逾河枕流漱石纖靡奇麗之句江遶郴山恍惚虛謬之

談籌添海屋非性分之樂所存抑池塘之夢方熟惟渭
濱之釣絲與伊洛之流澤進則為股為肱退則為賓為
客蒹葭霜露伊人宛在水中央廊廟江湖天威不違顏
咫尺乃生平之願學亦古今之不易蓋宇宙之大此道
獨出萬物之先君臣之倫天下不可一日而數必也令
譽彰聞徵書交鶩披草萊之新恩襲瀛洲之故步宣室
求賢之問細細天風汗漫騎鯨之遊茫茫烟霧潤一世
之枯槁為斯文之津渡期無愧水魚之相投庶不負雲

龍之遭遇奮翼附鷗鵬回頭謝鷗鷺

鳳鳥賦

余一斥林丘半生洪濇愧鳳鳥多矣對圖濡筆淒然興
懷吾聞鳳凰之為瑞兮乃在夫炎海之外丹穴之山去
中國不知幾萬里兮性不累於塵寰隨治禁以顯晦兮
世固不可得而見覲風神於縑素兮宛海山之在面梧
竹蔭而青青兮醴泉溜而汎汎依雲霞以棲息兮溥沆
漭以為食鳳若鳴而鏘鏘兮凰若應而噦噦晡朝瞰之

融融兮颺羽毛之翩翩百鳥飛鳴而環列兮若拱衛而
欽崇斯固氣類之感召兮誠亦愛戴其長雄撫鮮羣之
陸離兮攬余涕之潺湲彼盈堂之燕笑兮方濡首而酹
顏孰粉繪以畀君兮孰投余以長慨繫遐思於千古兮
諗元化於大塊胡假之以文彩兮不使之羽儀於世遠
江海以孤立兮汚沮如以永棄日窅窅而韜光兮風浩
浩而無窮癡霧昏而迷天兮狂礫起而灑空鵬怒飛而
垂雲兮鯨奔吸而倒海橫六合而決九山兮慄孤標之

安在鵲濡味以在梁兮鶴偃蹇以乘軒有鴟蹲於池兮
有隼墉據而風騫何希有之靈瑞兮獨不得藉於一枝
紛喧啾之萬喙兮奚足為上林之盈虧昔軒轅之無為
兮覽德輝以巢閣亦嘗來儀於舜廷兮應九成之聖樂
蓋自聖王之不作兮始儉德以深藏吾固不暇哀斯鳥
之弗遇兮維斯人之永傷於惟善感之鳴於唐兮亦有
士元之伏於漢重斯文之耿光兮煥良史之嘉歎跨一
代之英賢兮得此尚至今以為榮乃如之人兮矧么麼

以有生惟人性之為貴兮顧藉重於羽族去污濁以自
藏兮孰不攀附而欽淑高踪遠而寥寥兮岐路褻而瑣
瑣余既不得於今之士兮或古人之知我念尼父之周
流兮楚狂病其德哀欲自得於舒卷兮嗟余舍此其誰
師哀揚雄之好古兮駕鳳說於君子售諛佞於美新兮
曾不自知其無恥舉平山之勤渠兮祇資於撫掌之噓
談儻不負於九苞兮飲一瓢其何慙盼頽景兮西下搔
短髮兮氍氍

超然樓賦

柳塘先生結樓於東園之東前臨綠陂後枕高墉飾不
采椽邃不玄宮土築而臺甃砌而層奇莖拱列古木龍
從隙駟朝度牕蟾夜通自題其額曰超然之樓日焚香
冥坐於中陂東漁客慕而謁焉且叩其命名之意先生
曰吾茹貧畢世與物多忤棲遲衡門風雨環堵不但登
高作賦久絕念於生平而長天遠林曾未入於阿睹蓋
偏側咫尺於窮簷宜塵氛堆盈於庭戶自吾之有斯樓

也洞視層霄俯閱萬象沆瀣夜下旭日朝上微雨孤村
天低野曠翹首跂足千態萬狀超然於塵寰嗒爾於世
網荆川王粲坐暇日以銷憂漢城孟郊聊乘春以騁望
於斯時也無懷葛天冥迷滉漾蓋不知運世之為悠長
宇宙之無限量羣仙宛其同游十洲涉於想像彼西澗
孤舟南風五兩紛萬變以交馳引大利而自向吾凭闌
以睨之蓋不啻蟲薨蚋聚腥儿糞壤也樓之名義庶其
在茲客曰是超出於庸衆人矣然聖門不暇方人君子

貴於無我達人通士不若是之瑣瑣也先生曰吾嘗倅
華嶽貳濟州愛巒峰之律翠撫汶泗之交流尋種魏之
高躅思賀李其與儔惟高標之永懷乃簿領之日休堅
不可破亂不可籌如石之頑如木之樛復有部使監司
貴近藩臬盛氣虎踞於堂陛下吏魚貫於班列怒赫則
壯頰而頰勢張則炙手可熱雨覆雲翻天摧地裂今回
首遐思蓋深歎古人之不可作而未嘗不笑若人之踐
屨登茲樓以俯仰盡往迹而滌雪撫後園之奇花延吾

鄉之名德白酒黃雞雜蔬丹荔勝日良辰雲朝月夕挈
榼喧壺矢之笑聲推牕玩花萼之容色晴景朝酣濃霧
夜濕一一巧粧兩兩鬪飾落落若疎密密若織艷若妖
姬潤若良玉含苞若孕鮮明若拭向者若呈背者若匿
仰者若訴俯者若息深紅若日丹誠血赤嫩白若雪縞
素為質馥馥郁郁紛紛籍籍念昔貴位威福情人人殊
其異於茲花者曾未什一謂得志以大行乃草木與同
匹哀哉吾輩憑藉軒楹脫畧形迹陸務觀之肝肺易輸

龐德公之賓主莫識今我頓忘於故吾懷抱肯傷於宿
昔黃堂白屋混於大觀樂境畏途本同一致慮寂則萬
緣俱滅澄然則兩忘無事如甑之破如屣之棄塞馬得
失枯蟬遺蛻冥然漠然無聽無視客曰是固然矣已超
出於榮辱間矣至誠無倚著於心君子貴推移於世不
謂吾子之昧於是也更端上乘無為左次先生曰吾年
餘七袞童顏豁齒撫來日之無多諒歡遊之能幾嘉績
終不可以與立老冉冉其至止匪寄興於物象將百慮

其未已聊憑高以遠眺時塊居而徙倚望蒼梧之暮雲
泝鼎湖之逝水古之聖哲安在哉徒點筆於青史杜少
陵之得失目注寒江郭子綦之噓嗒坐而隱几齊死生
於蒙莊宗虛無於老氏聊與化以優游知究竟之何似
此則鄙人之意指也彼龍鍾者為誰方跛鼈而攫市客
曰似矣然猶未也吾夙知吾子之挾負請進一步以展
衷懷先生曰嘻一元之理無盡而氣則有涯以有涯而
囿於無涯安能得兩在而無參差固宜天地有否泰日

月有盈虧海山有變遷氣化有淳漓況人又囿於陰陽
兩間者其孰能逃於五行之外百年之期苟聞道於昧
旦雖夕死其何辭吾少學易若咀枯枿若捧漏卮既稍
有見若索奔駿若追晷曦今老矣亦豈敢謂有聞而沈
酣浸液亦時得於管中之一窺試博觀於天下之大萬
事之夥曾何外於一畫之偶奇至一不容以或貳而渾
涵圓融安可剖析而離披故得於一則乾坤之清寧即
此而在不得於一而浩繁文字祇見其喪羊於多岐負

苓者尚以先天之圖為贅而尼父直謂作易者為世哀
彼業並四家道微九師玄英流演王弼窮微京房卦氣
司馬潛虛義海析蘊太玄火珠詞支說勸安能知吾棟
宇之崇卑閱卷帙於高閣竊取義於弦韋倦枕易而假
寐恍然親見於庖犧道通天地有形之外心遊鴻濛未
判之初竊以是為遠覽為獨到舍是則無可為詞矣若
夫滕閣之朝暮雨雲岳樓之廊廟江湖東坡臺記弔古
尋幽欒城樓賦蔬盤酒壺興固各有所寄而斯樓之陋

隘則莫我敢圖乃振衣而起拍檻而歌曰樓之前檻兮
塘水泠泠兮孰與我濯纓兮樓之北壁兮碩果未食兮
孰與我談易兮客悚然聽黯然不言飄然長揖以去竟
莫測其所存

恤徭賦

恤徭賦者頌吾景賢守豫章陳侯也我國家酌定古制
每三年一編征徭輕重隨其虧盈簿書徇以遷就飾治
蠱壞更張條格且慮夫富者以巧賄而脫貧者以無告

而承富益富貧益貧將至於無所安集今年實當其期
侯精察縝密物無遁情而矜憐惻怛時溢發於伸紙點
筆之下故以恤徭名篇州之胥監諸友介余甥劉監生
化淳來索言先是余嘗三致意於侯矣因作短賦以見
意取足於不為複詞耳

大荒落之歲序建困敦於天樞殺景怒而布令寒風勁
以示威方無衣以卒歲屬版圖之重稽爰率由於典則
寓仁愛於乘除閱三載而更張又四民之差咨時有向

背政有違宜業有軒輊役有盈虧此刑法者之遠慮而憂世者之所當知蓋物理無一定之強弱生計有俄頃之盛衰或先倨而後恭或昔瘠而今腴或鶉衣而朝出乃鶴氅而夕歸方洋洋於夏屋修淒淒於夜扉加以宇宙之間何事不有機械之設其變無涯巧捷曰厚淳龐曰漓溟渤為峻泰華為卑兔脫雉獲魚網鴻離遂使義利失大界限而人心無公是非絜矩為方必無戾民物之性中流砥柱庶少障江河之趨於斯時也繫者思釋困者

於戶牖之宰社進不失朝廷一時之新令退不廢風雨
萬間之廣廈故居人愛屋上之羣鳥而征途羨車中之
五馬即此一端以措諸事業舉萬類如傾瀉充斯類也
窅窅可易巖巖可推焯焯可撲落落可徠囂囂可寂瑣
瑣可駭可以推移凝滯可以通變化裁可以一鳧鶴通
瓶壘弭沴厲和祥災齊物論以平價解民愠而阜財下
可以均穀祿方井地以正疆界上可以調四時齊七政
以平泰階挽皇風於邃古躋萬天與無懷嗟伊人之膠

柱徒觀望而徘徊旁觀斯世孰與侶侯何以獨得於此
哉蓋汝南得中州之正淮康居潢水之隈摩雲地靈毓
清淑西湖活水為培栽仰止高嵩宜富有於梁棟餘波
伊洛遠流澤於莓苔固宜有斐君子獨抱奇才了牒檄
於指顧著勛績之奇瑰佳石移雲諒補天之有在明珠
孕月久媚澤於胚胎是以生色祿郡增光董臺漳流瑩
澈甘陵崔嵬標望與瀛洲高揭才華與渤海爭洄館閣
班鵷本固有丘壑車馬空驚猜行見下徵詔之黃麻納

調燮之鹽梅却恐召父杜母崇秩於槐棘風霾霧瘴又
遍於蒿萊矣盼流光而孤嘯蟠灝氣於九垓

沙岡賦

余家別業在沙溪之南數里村西沙磧舊為溪水擁成
丘阜大小相望故老因名之曰沙岡歲久漸平然故址
皆可認從姪執硯耕鑿於中築園圃蒔花木間請曰願
叔父一言余喜其力田而好文不忍峻拒援筆戲為之
賦曰

沙溪南去十里其餘擁沙而岡依岡而廬茫茫無際累
累相如列若斥堠繩若貫珠有人隱於其間今日撫弄
以為娛朝風埃之與鄰夜氛翳之與居客疑而問曰若
是乎君子之愚也士當擇於所居物恒期於有用相彼
沙兮炊不可糜穿不可洞飛礫疾颺為崇種種透帷敲
牕心焦目眚瞽亂障礙齷齪擁腫狂蔽天日癡沒腰領
垢樽壘填溪井汚芸編痼毛穎不惟無致用之資抑將
為斯世之梗謂宜夙擇而亟去胡為守若齏鹽酣若醪

酖也愛身之至者常欲潔而慕道之玄者歸諸靜吾子其尚聽余言哉沙岡主人啞然而笑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天下之生久矣迹固難於強合物恒忻於所遇或心樂於水山或性同於薑桂或雍雍於都俞或飄飄以高逝雖好尚之不同要之各適其意如吾者隴畝耕耘么麼瑣細進不能以流芳退未果於忘世飽食而心無所用慨堪輿之疣贅取物以象吾身固斯岡之儕類故居則若參行則若儷向我若賓環我若衛登望若臺倦

眠若縵祛暑若簟煥寒若毳染既久而與化不覺形之
同異方冬春之際乘風而起也若怒若奔若排若驚溟
溟濛濛訥訥惜惜門無轍迹巷無行踪上下天宇之一
色了不辨南北之與西東沒縱橫之歧路喜大古之一
同若混沌之始鑿渾手氣化之鴻蒙朋儕阻隔音問莫
通緣念盡息浮游規中吾自以為無懷葛天之民而親
履華胥之提封也於斯時也豈不有達人宦士敗子征
徒掩目而趨障面而噓攫金市區乞哀通衢偈側嶮巖

倉皇泥途睢睢盱盱心忪忪流離穢污曾不能滿吾
之一嗤吾則有堂若釐有室若渝巷衢若墟庭階若迷
交睫不舒賁趾不移簣第不離闔限不踰闔扉而臥有
夢蘧蘧炙燈而酌有俎于于其寐媿媿其覺和和徐徐
愉愉雅雅魚魚匪沒於衢匪梏於車人將投刺我門鳴
珮我聞然諾有符慶弔有需過從有期釀宴有詞良馬
素絲白飯青芻縱人不我即吾詎能安心於庭除定志
擾於應酬翫景勝於冲虛執隨一變於初心今我頓非

於故吾而我亦若人之如也然則沙岡者局戶之固鑄
當關之健夫洗心藏密之士何可一日而無若夫夏秋
之交遇雨而受也點滴則淅瀝有聲少間則涓沫無迹
有燥濕之功勲有容納之器識慎密入于精微謙冲虛以
受益萃而不雜盈而不溢積而能推罅而能塞險境知
夷亨衢知阨至於海立濤瀾陰連晦朔潢潦載途雷霆
起壑沙滲而波愈清水沐而岡愈潔粲粲如星皚皚如
雪漠漠鋪雲輝輝映月茅掩而黃竹映而白波之青兮

可溉可沐可湘可濯岡之潔兮可藉可立可玩可掬披
而揀兮可以得金汰而磨兮可以琢玉崇之可以薦宗
廟築之可以迎相國握算手搏可以醒迷擁囊唱籌可
以懾敵鳥下而篆文興鵬射而藩籬撤畫而藏機撥而
售術湘流憶賈傳之才汨羅懷屈原之溺偶語啓知士
之謀龍荒泣孤臣之血程可久之譽望閱世如新陳公
甫之鄉閭過者必式是不獨癖於野夫而亦實睠於名
德岡側之居陋亦可營岡上之田薄亦可耕居陋而矮

屋卑垣令後世師吾儉田薄而力作省費雖荒歲亦可
生宜陰宜晴宜醉宜醒吾撫茲土而有之殆不減夫玄
圃之與蓬瀛彼隰田黑壤膏原沃土江鄉水村沮洳汙
下稔則蓊鬱連阡潦則摧塌環堵沈竈產鼃斜風注雨
漏屋盡化為淖泥經旬未得出門戶視吾之莎徑蕪汀
沙水渟澄濺泥不上於襟袖勺水不瀦於階庭者何如
也若必曰居延斷魂射工伺影緇塵染衣弱水絕境以
為沙之罪是役於物者之累未可以輒議也人固有類

斯者矣豈可專疵於沙哉甘言斷金偽情執袂投分明
霜矢心皎日白首按劍轉眼下石陰謀潛偵興禍不測
蓄矛戟於俎豆伏陷穽於几席白衣蒼狗幻無定形巫
峽太行翻於頃刻而或拘情蕙心腐才弱質碌碌逡巡
謗謗偏側萬事狐疑六用龜縮牝雞狂恣仗馬喑立拔
毛不為視死莫恤拜塵獻諛脂韋軟習戰戰慄慄惛惛
默默是二者將不巧於海蟲之伺人而甚於恒沙之無力
也亦有目閱芸紉情懷貪墨貌鸞鳳而志鷹鷂口夷

齊而心蹻跖蝨蠅忘死以高緣餓夫垂涎於腐骨君恩
師訓棄之若遺天理民彝蕩然盡斲衆擯棄而不知心
蔽錮而罔覺薺麥茂困於猗蘭薔薇將化為荆棘遺臭
惡於無窮為斯文之大賊甚者紊亂條章突隳保甲羅織深
文沈命新法朝開告密之門暮啓投書之匣傾百口之
貲業充一刻之庖廚殞數人之命軀希半紙之賞格櫝
楚哀號髡鉗枕籍然則利勢污人不獨京洛而儒紳戕
物或橫於寇敵也可不悲夫吾聞之今古無一定之盛

哀造物忌百度之妍好聊取足於懽悰還不盡於蒼昊
佳勝獨擅以自奉則怒睨之目日圜歆艷一動於人心
則攘奪之謀日巧前輒後軒東搬西倒郭令舊第古槐
夕陽奉誠西園遺塵芳草李崧之別墅終賈蘇逢吉之
災平泉之佳石乃為陶秀實所寶慟慈孫之永思傷感
客之懷抱是固易窮則變理不得以永存然亦物大必
爭勢不容於常保豈非一鑒哉若吾沙岡之陋區不但
可據以終老幸世人之共棄將雲仍而遠紹且海尚成

塵吳其為治寧知數世之後疾藜之沙終不為瑯琊之
稻乎正恐變而肥饒又將立窺伺之標矣吾子顧病其
瘠磽不亦遼哉客自知其言之失跼蹐蹢躅頽頓足
乃擊節而歌以自訟歌曰沙岡之顛兮春日暄妍兮與
子徃彼田兮沙岡之趾兮泠泠秋水兮與子酌彼兕兮
歌既闕客散於庭酒盡於榼明月滿岡蕭然一榻

召和賦

武邑劉騰善音律余友盧君廷彥極喜之累乞余言且

曰要令後世知今時之盛雖歌工亦不減古昔也余重其請作召和賦以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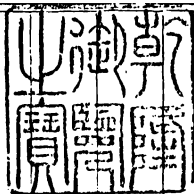
南溪居閒盧君過訪霧襲裳衣春生屨杖延坐虛齋高談象罔庭軒載啓極目蒼莽維時初春零雨未降曠野赤以不毛怪雲幻而多像妖氛沴氣天濛濛飛礫浮埃風蕩蕩破屋蕭條移民鞅掌愴景物以淒其顧草木而如喪盧君愀然請問所以南溪唯唯竟陳終始教尼不行經殘樂毀絃歌無聞閭閻多詭俗失太和道喪廉恥

和氣載傷天澤盡弭必得妙手補天至術亨屯和以移
風說以先民挽江河之趨下庶回化工於無垠盧君莫
喻請竟其意先生曰吾人之生大造補葺聲和氣應詩
成鬼泣琴調則六馬仰秣韶奏則九苞來集物有相感
情有相挹聖知莫窺其端倪鬼神未究其張翕今俗好
風靡物情日磷惟轉移之要道雖家喻而莫信匪甄陶
其性情終未瘳於宿疾蓋雷霆之鼓無形而山澤之通
以潤象物理以召和疏濁流於既浚學道則民將易使

正心則天亦可問祥光照夜大有無釁將終歲以皞熙
是何憂乎飢饉言未既盧君曰止今所謂樂昔之太師
氏乎正恐大音聲希古調和寡瓦缶鳴雷鄭衛亂雅麗
曲爭妍妖容售冶欲蕩邪穢舒隱憂台佳瑞來天休猶
治絲而棼惡溺而汨不亦難哉先生曰不然邪正無定
評妍媸無定形求其正雖村巷呼號俚俗歌謠亦足以
觀風而示戒泥其迹則明良之賡比興之精亦徒見夫
音韻之鏗鉤故時世異尚情悰異愛銘鼎非饗飧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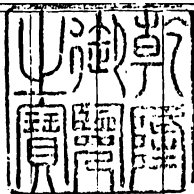
結繩非書契之代隨世變以高下何今古之相背彼商
玲瓏之於元稹李龜年之於少陵汪倫之踏歌何戡之
渭城寧不知其習非律呂之舊業非君子之貞數公者
會合則愛莫能助離背則悲不自勝慨歌則壯懷激烈
哀吟則老淚縱橫豈獨抱幽鬱之氣鍾兒女之情誠以
憤紓於鳴心通於聲志以之寧氣以之平不知在我之
好惡而在彼之虧盈動物無間於雅俗請於是乎是徵
噫君子不見有恒是思美人既沒俳優自怡太上卒難

逢流亞可相期一人之身萬變是司審若子言則仕必
靈鳥乘必風騅臥必西山之隈食必內府之奇乎盧君
曰先生之言是也今得其次矣武邑劉騰愿而多能儒
紳愛其秀貴勢安其承先生之言果不謬則彼亦可望
永令名矣可無一言以期其成乎南溪頰而思仰而笑
袖手屢又援筆三叫疾揮成章風生雲繞已而日謝山
巒雀喧庭院盧君登車前途既昡望雲樹之茫茫眺雙
旌而不見



沙溪集卷九

逢流亞可相期一人之身萬變是司審若子言則仕必
靈鳥乘必風騅臥必西山之隈食必內府之奇乎盧君
曰先生之言是也今得其次矣武邑劉騰愿而多能儒
紳愛其秀貴勢安其承先生之言果不謬則彼亦可望
永令名矣可無一言以期其成乎南溪頰而思仰而笑
袖手屢又援筆三叫疾揮成章風生雲繞已而日謝山
巒雀喧庭院盧君登車前途既昡望雲樹之茫茫眺雙
旌而不見



沙溪集卷九